



广州学研究丛书

广州古代史丛考

陈泽泓 /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广州学研究丛书

广东省教育厅广州学协同创新发展中心
广州市教育局广州学协同创新重大项目
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研究成果

广州古代史丛考

陈泽泓 /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广州古代史丛考 / 陈泽泓著.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7.3

ISBN 978-7-5117-3206-4

I. ①广… II. ①陈… III. ①广州-地方史-研究-

古代 IV. ①K296.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10117 号

广州古代史丛考

出版人: 葛海彦

出版统筹: 贾宇琰

责任编辑: 王丽芳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100044)

电 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49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17 (网络销售)
(010) 52612346 (馆配部) (010) 55626985 (读者服务部)

传 真: (010) 665158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佳信达欣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张: 22.5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8.00 元

网 址: www.cctphome.com 邮 箱: 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 中央编译出版社 (ID: cctphome)

淘宝店铺: 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 (<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 55626985

学术委员会

(按音序排列)

卞利(安徽大学)

陈剑晖(华南师范大学)

陈泽泓(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

丁旭光(中共广州市委党校)

冯崇义(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

郝立新(中国人民大学)

纪德君(广州大学)

李翔(广州市政府文史馆)

罗交晚(广州大学)

欧阳知(广州市广州学与广州大典研究会)

屈哨兵(广州大学)

沈奎(广州市人大常委会)

涂成林(广州大学)

徐吉军(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涂文学(江汉大学)

谭苑芳(广州大学)

衣俊卿(中共中央编译局)

张宝秀(北京联合大学)

张兴杰(华南农业大学)

陈桂炳(福建泉州师范学院)

陈金龙(华南师范大学)

曹建文(光明日报社)

丁艳华(广州大学)

顾润清(广州日报社)

何一民(四川大学)

鉴传今(中国社会科学院)

赫少川(福建泉州学研究所)

马智慧(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

邱捷(中山大学)

饶涛(北京师范大学)

孙麾(中国社会科学院)

徐滇庆(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

徐俊忠(广州大学)

谢博能(广州市政府研究室)

叶曙明(广东教育出版社)

尹涛(广州市社会科学院)

张其学(广州大学)

周凌霄(广州大学)

求真与致用

——陈泽泓著《广州古代史丛考》序

张荣芳

陈泽泓先生是历史学家、方志学家、古建筑史学家，其治学领域相当广泛，著述丰硕，可以用著作等身一词来形容。他是一位治学严谨、不尚空谈、虚怀若谷、不耻下问的谦恭学人。

最近泽泓先生惠寄他的新著《广州古代史丛考》书稿并嘱作序。我用了两三个星期时间，认真拜读，并冷静地思考。广州是我国最早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古往今来，研究广州历史的学者甚多，关于广州的著述可谓汗牛充栋。而本书不是广州通史，也不是某一方面的专史，而是纵的方面从珠江三角洲的旧石器时代古人类到清代的学海堂，梳理出与广州古代史相关的 46 个专题，做深入的研究，所以名曰《广州古代史丛考》。泽泓先生知识渊博，用功甚勤，梳理出来的问题，都是该领域的学术前沿课题。这些问题或是学术界存在争议；或是有些论著的结论错误或表述不严谨；或是荒诞的戏说；或是过去的学者研究得比较少或未曾涉足的问题；等等。作者搜集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广泛吸收学界的成果，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创新观点，而这些观点大都能言之成理，述之有据，自成其说。这些问题又能抓住广州两千多年来发展的特色，概括起来就是关于广州城市建设发展史、关于广州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发展史、关于儒学在广州及相关士人、关于佛教、道教在广州传播的历史。这些专题共同构

成了广州悠久历史、岭南文化特色、开放魅力的历史画卷。阅读该书使我增加了许多知识，获益良多。我觉得该书反映了作者的治史境界，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强烈的问题意识。胡适关于做学问与待人有一句名言：“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读书做学问需要有问题意识。陈垣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为了培养“新史学”人才，在北京各大学开了一门“史源学实习”课，在课程说明中说：“择近代史学名著一二种，逐一追寻其史源，检照其合否，以练习读一切史书之识力及方法，又可警惕自己论撰时不敢轻心相掉也。”又说“考寻史源，有二句金言：毋信人之言，人实诳汝”。也就是教学生对古书、对别人的结论，不要轻易相信，要经过自己的验证，要寻找“史源”。陈垣的学生李瑚在记述“史源学实习”课的心得时说：“《日知录》（按：陈垣以《日知录》作为教材），后学不易窥其涯矣。史源一得，简易者知其率尔而成，繁难者亦遂知其组织。溯流而探其源，入门而窥其室，于治学以致用，两有得矣。”读书要细心揣摩，否则走马观花，毫无所获。通观全书，泽泓先生读书细心，善于提出问题，不迷信盲从，人云亦云，有自己独立的见解，这是治学的一种境界。

执着的求真精神。书名曰“丛考”，每篇独立成章，集之成丛。考证是一门精深的学问，第一步是发现问题，确定考证对象，考证必须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就是求真，把事物的真实情况复原出来。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总结清代“朴学”有特色的学风十条，其中有“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臆度者，在所必摈”；“选择证据，以古为尚”；“孤证不为定说”；“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等等。陈垣一生从事考证，他说“欲实事求是，非考证不可”，但他对“实事求是”并没有很多的论述，而是通过踏踏实实的研究来实现，求真不体现在空言，而体现在笔端。他十分推崇清代钱大昕的考证史学，认为钱大昕治学，皆由实事求是出发，“通儒之学，必自实事求是始”。《广州古

代史丛考》处处体现泽泓先生的实事求是的求真精神。其方法基本是按上述清儒朴学家及现代考证学家的方法从事考证，一些结论或有可商，但总体说体现泽泓先生的求真精神。

务实的致用理念。中国史学讲致用，通史以经世致用。中国传统史学，上起孔子、司马迁，中经唐代杜佑，宋代司马光、李焘、徐天麟、李心传、王应麟，迄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皆讲经世致用史学。现当代的大史学家如陈垣、陈寅恪、钱穆、吕思勉、傅斯年、郭沫若、范文澜等都运用史学为社会服务，为人类进步、文明发展服务。泽泓先生为什么要撰写《广州古代史丛考》？他长期从事地方史志研究，曾任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广州市地方志馆副馆长、《羊城古今》主编等职，他在长期的工作中，阅读了大量关于广州古代史的论著，深感现在对广州古代史的研究存在诸多问题，他梳理 46 个专题，不是一时心血来潮，有感而发，而是长期积累的结果。广州要建设现代化的枢纽型国际大都市，必须发掘历史资源，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他有一种历史的责任感，因而把历来积累的心得编成此书。本书是经世致用史学理念的体现。

史学作为一门科学，它必须求真；史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又要讲致用。求真与致用的矛盾，长期困扰着古今中外学人。本书作者强调求真，在求真的基础上讲致用，寓致用于求真之中，是一部求真与致用结合得比较好的学术著作。在史学求真与致用功能方面，愿与泽泓先生共勉。

2016 年 9 月于中山大学康乐园

（作者为中山大学教授、原副校长，曾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

目 录

一 珠江三角洲的旧石器时代古人类	1
二 广州何时建城	7
三 从别称说先秦番禺城	14
四 秦平岭南军事之谜	21
五 从任嚣城到赵佗城	27
六 赵佗接了任嚣的班	32
七 “秦船台”与南越国水上军事	37
八 从三大发现看南越国建筑	44
九 吕嘉与汉武帝博弈及南越亡国	50
十 “广信初开”开什么	55
十一 从步骘迁交州治所说汉代番禺城	62
十二 从选举表看汉代番禺人文	68
十三 从杨孚的《南裔异物志》看番禺海上交通	73
十四 孙吴时期的广州	82
十五 由制止寺说佛教初传入广州	90

十六	东吴番禺外贸及朱应康泰奉使南海	96
十七	永嘉世的广州	102
十八	经营广州的陶侃、卢循	108
十九	道教南传与葛洪夫妇行医	114
二十	王勃绝笔《广州宝庄严寺舍利塔铭》	122
二十一	达摩广州行踪与西来堂、西来庵	128
二十二	由冼夫人事迹看广州政治中心地位之加强	136
二十三	南海建县与南海镇之谜	145
二十四	常骏出访赤土国	154
二十五	州城三重与城门洞开	159
二十六	押蕃舶使、监舶使、市舶使与结好使	170
二十七	一柱轮囷说光塔	177
二十八	光孝寺陀罗尼经幢与密宗入粤	187
二十九	在贤明与奢暴之间的刘龚	193
三十	影响深远的兴王府城	201
三十一	宋代广州外贸发展及地位	211
三十二	珠江三角洲垦拓与珠玑巷传说	219
三十三	程师孟建西城	230
三十四	宋代广州城的特区蕃坊	238
三十五	郭祥正眼中的宋代广州城	246
三十六	苏东坡在广州	253
三十七	从大德南海志看元代广州	261
三十八	元代咏广州八景诗及陆垕其人	272
三十九	何真归明与归明后的何真	279

四十 南园五子入明遭遇	285
四十一 清兵屠城与八旗驻穗	292
四十二 大动荡中尽忠殉难的士人	300
四十三 清初遗民屈大均	307
四十四 从羊城八景演变看明清广州城市变迁	315
四十五 宗祠书院正名	324
四十六 学海堂办学之初	336



珠江三角洲的旧石器时代古人类

本题使用“珠江三角洲”区域称法，是因为以今广州地区为范围说古人类，实在难以阐说。古人类不存在户口制度，活动当然不须依今行政区域为地域限制；古人类离现代时间太长，沧海桑田，也不可能给今人留下清晰的活动足迹。将珠江下游作为一个地理区域来考察，进而述及广州地区的古人类，可能更合理些，也好说些。

先引用已经出版的《广州通史》一段话：“广州地区有没有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活动，是学术界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在 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广州地区尚未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1991 年以后，有文物考古人员宣布在番禺钟村的几个地点先后获得部分人工打制石器，即旧石器。部分学者认为在旧石器时代，广州地区已有人类活动。^①但是，这个观点未得到考古界的普遍认同。由于所发现的‘旧石器’只是采集

① 原注：曾祥旺在《广东珠江流域古河流阶地发现的旧石器遗址》（《广东博物馆集刊》，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中提到，他本人在番禺钟村大乌岗的三个地点发现打制石器小件，年代大约在距今 9 万至 22 万年以前，考古学年代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

品，不是对有关遗址进行科学发掘的结果，因而多数学者对此持谨慎态度，未敢确定广州地区在旧石器时代就有人居住。”^① 由此书看来，对于广州地区有没有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活动此一问题，一是认为有争论，二是对发现旧石器一事存疑，说是“未得到考古界的普遍认同”，“多数学者对此持谨慎态度”。其实，“普遍”“多数”云云，也未必由调查数据而来，这只不过反映了论者持言更倾向于否定。

广东已发现的最早的古人类，长期以来只能维持说到 1958 年所发现的距今 12.9 万年前的曲江马坝人和发现于 1961 年的距今更早的 14.8 万年前的封开峒中岩人了。然后就有人宣布封开是“岭南古人类的发源地”。对于这种不科学不严谨的说法，没有必要去讨论。在广州及附近一带，考古有确凿成果的，是广州西面有被誉为“珠江三角洲文明灯塔”的距今约六千多年前的细石器时代的西樵山遗址、^② 广州市区北面距今约四千年的增城金兰寺墓葬遗址、^③ 广州最南面距今三千多年前的南沙鹿颈村遗址。^④ 专家认为，“南沙人并不是南沙最早的土著。他们与更北方的先民在人种上有联系”，对南沙古人骨架的研究，鉴定该骨架属亚美人种。^⑤ 反映了今广州最南端地区的古人类在三千年以前已有很大的流动性。在珠江三角洲，最为重要的史前考古发现之一，是深圳咸头岭遗址。该遗址从 1985 年至 2006 年先后进行了五次发掘，重要遗

① 原注：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延请中国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专家，对这批旧石器进行鉴定。有关专家对大多数石器是否为人工打制尚存疑问。

② 曾琪、李松生：《1986—1987 年西樵山考古的新收获》，载《中山大学学报》1988 年第 3 期。

③ 莫稚：《广东考古调查发掘的新收获》，载《考古》1961 年第 12 期。

④ 陈伟汉等：《番禺南沙鹿颈村先秦遗址》，广州市文化局编：载《广州文物保护工作五年》，广州出版社 2001 年版。

⑤ 卜松竹：《“南沙人”还不是最早广州人》，载《广州日报》2009 年 4 月 24 日。

迹是灶、立石和建筑遗址，出土文物是成熟的陶器，其年代与深圳大黄沙遗址同为距今六七千年前。2006 年被评为中国考古十大发现之一，并被考古学界定名为“咸头岭文化”。发掘表明，该遗址是当时规格很高的对周围遗址有较强辐射力或者控制力的一个中心性聚落遗址，但作为沙丘地貌的形成，是约在距今 7 千年前的时间，那么，活动于此的人类，当在此时迁移至此，其文化形态却不是短时间内发育形成的。即使如此，活动在这么一个圈子内的古人类遗址年代，均未超出新石器时代。在白云区新市葵涌龟岗、天河区飞鹅岭、海珠区中山大学校园内、南沙黄阁镇小虎岛和亭角村等地，都发现有新石器时代遗址。这说明新石器时代，广州地区的珠江两岸，都有古人活动。

这是一种点的证据。那么，从线的角度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什么是线，就地域而言，线可以视为河流。古人类的活动及迁移，与河流的流域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河流对于古人类来说，不仅是流动还是生活，都能提供有利的条件。从考古发现人类的古遗址主要分别在靠近江畔河边可以证明。传统的说法是黄河、长江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源地，从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的考古发现，已打破了这一论点，形成了中华民族文明发祥多源说的论断，有学者提出：“珠江流域是我国境内最早有人类居住的地区之一，原始文化也比较发达，是我国文明发祥的四大区域之一。”^① 苏秉琦指出，我国在一万年以内至商代以前的史前时期早就存在着六大文化区系，以鄱阳湖（江西）——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地区是其中之一。这六大文化区系经过多次交流、撞击、融合，最终凝聚成多源、一统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② 时光停留在 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沿着珠江流域一线的考古发现，可以描述出这样一些断续的点：珠江上游的云贵高原，发现有距今 170 万年前的云南元谋

① 李绍连：《华夏文明之源》，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26 页。

② 苏秉琦：《石峡文化初论》，载《文物》1978 年第 7 期；《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载《文物》1981 年第 5 期。

人，然后是珠江中游的两广交界处的距今 14.8 万年前的封开峒中岩人，然后就到了广佛地区的六七千年前的古人类了。这百余万年间，古人类从高原向海洋的迁移真是那么步履蹒跚吗？随着考古的新发现，这一问题的答案也逐渐有新的揭晓。1993 年，原先发现于广西百色盆地的百余处石器时代出土的 5 千余件石器，经测定为距今 80 万年，加上百色石器含有过去认为只有西方才有的技术进步的手斧的事实，引起国际学术界的浓厚兴趣。1998 年 3 月出版的美国《科学》杂志特辟版面，以“中国灵巧的直立人”为题，报道了百色研究的新进展。先是 2006 年，考古界宣布在香港西贡黄地垌发现距今 3.5 万—3.9 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石器制造场，发掘面积达 8 千多平方米，已出土有 6 千多件器物。依据考古学家贾兰坡先生提出过“两广地带是远古人类东移的必经之路”的推论，基于以上的发现，作者在 2007 年出版的拙作《广府文化》中提出了“旧石器时期已有人类在粤北、粤西地区生息活动，其遗址都分布在珠江中游流域，而华南地区原始人的迁移路线又是沿着珠江东来、南下，原始先民的流动性很大，因此，不排除旧石器时代古人类在珠江三角洲一带活动的可能性”。^① 香港公布发现旧石器时代石器制造场，时间在拙作成稿之后，作者将此信息立即补充进定稿之中。作为制造场遗址，就不是一个孤立的点，而是可以佐证旧石器时代珠江三角洲的人类活动，问题是完成古人类在广东境内迁移轨迹的链接。证据终于浮出水面了。2014 年，郁南县磨刀山遗址被鉴定为中更新世时期旧石器遗址，确认粤西的郁南、罗定旧石器遗址群为中更新世时期遗址群，年代早于北京猿人的可能性极大，也就是说，极有可能是五六十年前的遗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王幼平认为：“该考古项目的顺利验收及遗址确定为中更新世时期，是广东省史前考古的重大突破，该考古项目填补了广东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空白，把广东已知的有人类活

① 陈泽泓：《广府文化》，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4 页。

动历史大幅度地往前移。”^①

现在，再把珠江流域线上考古发现的点链接起来，形成了从元谋人（170 万年前）——百色人（70 万年前）——磨刀山人（五六十万年前）——垌中岩人（近十五万年前）——黄地垌人（近四万年前）的一条岭南古人类迁徙之链。那么，在这一链条上的广州地区活动最早的古人类，还会是仅在数千年前吗？

再看回曾祥旺先生当年的采集报告，曾祥旺先生的工作单位是广州市考古研究所，他利用工作之余在珠江古河流阶地默默地探寻着，在广东境内的珠江流域东江、北江、流溪河和珠江三角洲部分地区（具体地址为河源市灯塔镇、城区北郊和龙川老隆镇，广州市黄埔区大沙镇、从化森林公园、番禺区钟村镇、莲花山镇，深圳市龙岗区，佛山市三水区）古河流阶地上进行旧石器调查，在如此广阔的范围内，先后共发现旧石器地点 38 处，采集了一批石制品标本。^② 他的这一行为，是遵照贾兰坡先生“多次指出，广东的旧石器遗存，不仅要在岩溶洞穴里做工作，还应在古河流阶地网状红土层多作调查”的意见去做的。^③ 如果说，曾先生当年在较为广阔的范围采集活动被说成“在番禺钟村的几个地点”的采集，在他生前，“未得到考古界的普遍认同”和“多数学者对此持谨慎态度”，故而得不到重视，并难以进一步发掘的话，那么，时至今日，考古发现的新成果，对他的努力和持论无疑是一种有力的支持。可以肯定地推证：珠江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华南地区是古人类南迁的必经之地，包括广州地区在内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在旧石

① 《广东郁南“磨刀山遗址”佐证数十万年前有“老广”》，载《羊城晚报》2015 年 4 月 12 日。

② 曾祥旺：《广东珠江流域古河流阶地发现的旧石器遗存》，载《广东省博物馆集刊 1996》，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0—21 页。

③ 曾祥旺：《广东珠江流域古河流阶地发现的旧石器遗存》编者按，载《广东省博物馆集刊 1996》，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5 页。

器时代就有古人类在此活动。至于考古的发现，由于这一带古代人类活动的频繁，是否还能留存下有待发现的遗存，那就只能假以天赐良缘了。近年来广州考古研究院在流溪河上游的史前考古频频有所发现，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殷切期望着新的收获。



广州何时建城

广州何时建城，是广州历史的一个重要问题，似乎已成定论。《广州通史》称：“从目前已发现的文献资料和出土文物看，秦统一岭南后南海尉任嚣所筑的‘番禺城’才是广州最早的城，也是目前已知的岭南最早出现的城市。”^①问题是，何谓建城，也就是“城”是什么。答案关系到广州地区是否有在先秦建城的可能。对于广州地区（古称番禺）先秦社会形态，学者已有诸多研究成果，结合考古新发现和对古籍文献的理解，对广州建城问题值得做进一步探讨。

论及建城前提是何谓之“城”。“城”可释为城垣和城市，所说广州建城，好像包括建筑城垣和形成城市两种理解都可以。倘若认真起来，指的还应是后者。不然，民国拆城墙，就要说是毁城了，那今天还有广州吗？我们说名城广州，就是不受城垣概念限制的广州。不知道什么原因，《辞海》《现代汉语词典》均不设“城市”词条，唯《现代汉

^① 杨万秀主编，本卷章深主编：《广州通史·古代卷》（上册），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62页。